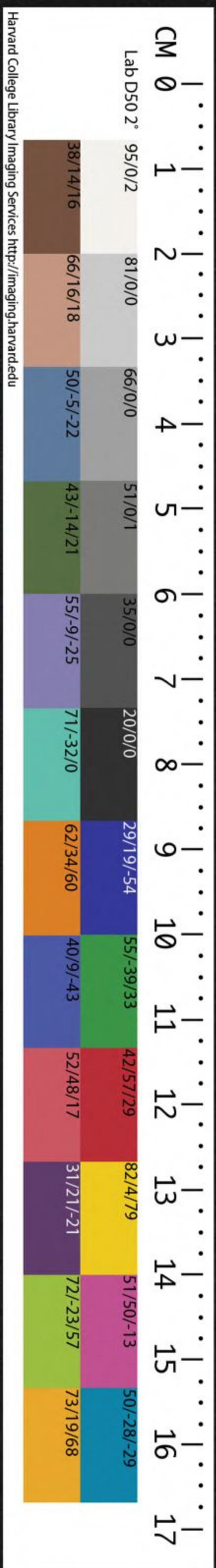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後漢書卷之一百八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
之一文也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

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關者守中門之禁

周禮曰
關人掌

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
門於外內為中也關即刑足者

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

曰寺人掌王宮之內
人及女官之戒命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
寺人掌

王之正內五人注
云止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命闔尹審門問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闔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
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官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序曰巷伯刺幽
王也寺人傷於讒而



作是詩也毛長仕云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蘓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觀字伯

楚左傳曰呂卻畏偏將焚公宮殺

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

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蘓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

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

馬吾歿之後爵之於朝也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

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

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

吳肅宋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人與寺人貂因出

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皆實注

寺人即闔官刀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

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楚之

則攻用牲加書御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歿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與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

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

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

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

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

北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

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

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

宦者傳

二

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前書曰急就一篇示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

門口黃闥中人

止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

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

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

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

初宦官悉用闥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

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實憲

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闥

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

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實

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宮卿謂為大長秋也

於是中

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

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

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

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

爾雅

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

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

永巷

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闈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

往載或謂良平之書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

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

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

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

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劍兮玉

珥楊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苴茅分虎

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

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子弟支附過

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純霧縠之積盈似珍藏詩頌曰大

路南金鄭玄注云荆楊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也嬀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嬀嬀御焉杜預注曰妃嬀貴者嬀音牆前書曰初爰盎為吳相

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干

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綺室室

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緹繡

緹厚縵也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

有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前書

曰史遷熏胥以刑帝昭曰古者儆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樓

寇劇緣間搥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間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

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

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

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九服已見土羣英謂劉猛

朱寓之屬見竇武傳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

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蕞蘙崇之史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記曰以暴易亂今不知其非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昏弱謂立桓帝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

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也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

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

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

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

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

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

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

為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鄴音七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鄴鄉永初

宦者傳

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
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
離爲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官掖建初
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
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
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練帛者謂之爲紙練貴而簡重並不

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

相州記曰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
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春紙曰也

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

龍亭
縣故

城在今洋州興執縣
東明月池在其側

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

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

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

劉敞曰案諸儒各謂
其師說爲家法後人

不知妄加
一漢字

令倫監典其事倫勿受竇后諷旨誣陷安

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

廷尉倫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歿國除

孫程字雅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曾孫林父之後

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權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安帝

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

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

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

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

以讒譖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

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

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

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

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

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歿徙十月

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典渠曰

典姓渠名王以

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

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

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

太官丞京兆王國竝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日。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閻、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爲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閻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王，因舉刃脅閻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閻曰：「諾。」於是扶閻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

令僕射以下從。董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

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閻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

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歿且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

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闡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

程王康長樂大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

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陳子趙

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

光為尚書郎通燈解劔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通入光走出門欲取劔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劔欲

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闡來出光因與俱

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許

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

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

詰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許主懷忠憤發戮力

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

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

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

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孟叔

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

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祀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

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

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陳予為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充反

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

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問以先不預謀故不封遂

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

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

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徒封程為宜城侯程既

到國怨恨志懟懟恚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歸京師

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志懟刻瓦為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為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

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

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

即將劉攽曰案文少一中字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

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

及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

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

與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

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毋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為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

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驥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

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闕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暲奏。騰不為。穢介。常稱暲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暲嗣。种暲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暲當帝時。

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其子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

悺。河南平陰人。悺音王矣。反文音縮。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

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

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

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柱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

恣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鉗與鉗古字通用。音其。

後漢書 言者傳 十一

及^步真^步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
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館前請

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

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且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

不敢道於是帝呼超館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

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

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

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

無可
謂伏小
實中史

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姦臣

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

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

之館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

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館上蔡侯

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

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

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

將軍印綬，使者理變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

護喪，將作大匠起家塋。劉放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其

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

偶也徐卧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諸木兩或

作兩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芻耗，施

於犬馬。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

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

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竝以傳國襲封。

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

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東太守，愴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

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

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

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

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

長悉考之。掾中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

之，明日坐歿，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

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

後漢書

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
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
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
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
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
徵請廷尉瑗請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
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
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獲進

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
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織五千匹賜
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
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
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
徵請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
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
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

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微於道自殺京兆尹袁
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

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

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

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

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為冢為壽冢石棹雙

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

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

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

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為

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

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

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

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

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

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

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
 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
 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
 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
 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
 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

給塞具

塞報禍也音藉代反字當為塞通用

賜理錢五十萬餘各有著

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
 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
 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何人

不知何人也

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

多殺黨人公卿皆尸死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

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兵

餘主名不立

不得書關主名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

節等怨猛不已，何廷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常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

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歿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

稷、契、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竇后故中常

侍蘓康管霸應時誅殄。竇后傳誅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

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撞音直江反執

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

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其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脩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郡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鉅無狀。昔高宗以雉雥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非鳥耳。而雉高宗修德殿。

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戡戮。

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

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

刑人身，遭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

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代虢官之奇。

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

臣者傳

其言後逐季氏昭公 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奔於乾侯遂成焉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即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

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

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

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

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

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

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

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

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

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

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

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趙高指鹿為馬而殺 胡亥輟裂以車裂也掩朝

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

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 甲

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

後漢書 官者傳 二十一

德大雅云無念爾祖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

感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

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

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

所以冒死于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

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

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占

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饑

不敢食民有斯尾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

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

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

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

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

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

死易先卦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

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且河

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

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

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堊似土白色音惡雕

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

肯矯拂矯正也拂反殺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怨

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

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

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腕屬也音干字亦作孟上之化下猶

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

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

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

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答犯諫晉

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逃國而

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阿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

宣露羣邪項頌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頌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

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競欲咀嚼

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

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

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臣

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

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

也帝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

尉楊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

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衆

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於時帝多積私臧收天

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

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

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

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

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報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

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

器能也各其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

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

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

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

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

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

迷惑疵與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

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

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劾

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悔等遂共

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故謀強

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

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

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遂收捕宗親

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

交黃書野草中自殺也

宦者傳

隸呼入

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
 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
 言至有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
 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
 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極
 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其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
 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相
 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諸梁冀功封都鄉侯

與音

與音

八年勲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
 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
 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詭
 赫埃風人孟佗佗音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
 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
 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
 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
 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
 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

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是時讓忠及夏

一斗。遣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
惲郭勝孫璋畢嵐栗高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
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
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
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
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涼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
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
詔獄竝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
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
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
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言。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
於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婚。徐
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
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
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去。故中常侍王甫

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錢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也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

後得去

諧謂平論定其價也

有錢不卑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

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

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

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

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

金錢繒帛仞積其中

仞滿也

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

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

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

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永安官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

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清渾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

下畔之蓋因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

玄武北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

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

翻車渴鳥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

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貫

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

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驥將

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

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

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

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

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

嬖色取禍

夏以妹姑殷以姐已周以褒姒

○劉

以奢虐致災

秦始皇嬴姓也

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閣尹

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

商謂商略

至於釁起宦夫

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

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

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

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

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

謂召邪也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

實

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

或借譽貞良先時薦家

昔曉進也

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竝行情貌相

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

故能回惑昏幼迷脊視聽蓋亦

有其理焉

音茂

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

漏先言之間

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

至戚發憤

方啓專奪之隙

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

斯忠賢所以智屈

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

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有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乃巷職遠參天機毛詩

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卽寺人之職也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

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

于

後漢書卷之一百九上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如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

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

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

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

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

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立

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

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楯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

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中元元年初建

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真服。雜注曰天

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

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

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三公不在。尚書唯

河南尹執金吾。各陽令奉引。侍中驂乘。不奉車。即御屬

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

以旄頭為前驅。

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物紀。和

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

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繞

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

能以受其業。劉敞曰。案文。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

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

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

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顧命史臣

章紀。

著為通義

即白虎通義是

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

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

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

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

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

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

藝文博士倚席不講

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之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

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答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

明徒相視怠散學舍頽

敝鞠為園蔬

詩小雅曰鞠為茂章注云鞠窮也

牧兒蕘豎至於薪劫

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脩黌宇

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

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

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

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

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

漢官儀曰

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

人既誅其高名善上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

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

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

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

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

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

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

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

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

小乃制為滕囊滕亦滕也音徒恒及王允所收而西

及說文曰滕囊也

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

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

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

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

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邪梁丘賀前書讎字子卿喜字長卿

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

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

直字長翁 傳易授邨邪王橫為費氏學 前書橫作本以古

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

永為高氏學 毋將姓也 毋讀曰無 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

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梁

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

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操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

前書藝文志曰推今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

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

並害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

德薄不足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

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

菟管 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

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

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

射則歌菟管之 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

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

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

南負犢山中 郡國志河南 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

知選

後漢書

儒林傳

五

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
 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崑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
 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
 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
 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
 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
 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
 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
 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執掌

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冊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

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

博士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

君通冊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

官年七十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

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瓦反其字從

角字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

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為

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

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收傷。臆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加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拊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

剛果任情

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登，稱著聞。第之

建武十四年

官子魴傳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

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

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

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

議。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

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

忠，有學，通古今。陛下納庸受之，訴遂致禁錮。」

受之詠注云謂受人之高辭皮膚之不深知黃情核也。劉攽曰注受人之高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

於字。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

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譽諤之

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青衛大夫史魚病且死

謂其子曰我數知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必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是矣衛

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遠伯玉而倫生

貴之彌子瑕退之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

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

罷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

憲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

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

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

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

巾賦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

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

受其書

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
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
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

陽生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

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

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

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

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

朝姓都尉名朝授膠東庸諱為尚書書未得立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

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

莽時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

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

事世祖即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

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

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減罪

日飲人
此女件
賊罪千餘

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
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
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歙曰伏見臣師
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
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
命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
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歿獄中
謝承書曰震字仲威
光武嘉其仁義拜震
郎中後以公事左
遷淮陽王廡長
歙椽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賜練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

國除濟陰曹會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
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內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昇
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斬長
讀漢書曰
昇以尚書教授身其自耕種
常有黃雀飛來隨昇翔翔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
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
年大司空弘
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

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
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

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在路也宋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陰谷日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成者無復所能於事故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堵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

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驕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

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

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

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

言毋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肝免也。自以為鍾

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

子期皆知之。子期歿，伯牙昇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墮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至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歿久矣。自惠子之歿，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聖嬰有泥墮之也。聖音於各。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

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

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

察而遇斯患乎○劉敞曰何謂察察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案察也後人不曉爲謂

多相亂也○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

桂預注左傳曰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

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

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遷

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

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

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

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

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

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

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夫差伐越

後漢書 儒林傳 十四

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歟○劉放曰此文畫龍不成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

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

前書武帝

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無車官

賈監

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

謂僖

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僂言僂音仕覽反

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

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譏刺

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

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

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

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

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

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也且

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 言政教未天

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

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
 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歿即死
 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
 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
 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
 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惡於
 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
 田狩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左妃六
 嬪諫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致闕
 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足成

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有焉四人者勿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
 然後羣臣得盡

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
 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
 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
 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倍等意及書
 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

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達

者七十 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
 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

武 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

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
 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
 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
 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
 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
作易林
 也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
 擇官吉凶由已而出卜子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
 二子長彥季彥竝十餘歲滿坂令許君然勸令反晉

今載極而歸則遺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
 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電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
 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
 曰此皆陰乘陽之微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
 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
 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
 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劉
放曰
 案文此少
 公字
 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

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二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丁酉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為褒聖侯倫今見有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人澤中

第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辟公車徵皆

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闈太后以其專擅去

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嗚

關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

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

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

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裘理今任嘉所坐狼

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

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豐。蕭令駟賢。徐州刺史

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

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

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

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

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

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

給宗廟三詔書以~~倫~~數進忠言。持原之免。歸田里。湯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

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

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歿一尺。無北行

一寸。詞氣狂悖。九裂不恨。裂歿也。楚詞曰。雖九歿其猶未悔也。匹夫所

執。疆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乃下

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自幽谷。升於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

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狷。遂徵詣廷尉。

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

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遂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中興

後漢書 儒林傳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後漢書卷之一百九下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
 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
 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
 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

般音甫反

曾祖父嘉以魯詩

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
 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

名王莽篡位父子稱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
空宋弘薦詔徵為郎除符離長

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

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
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

曲阿今潤州縣

少為諸生受業

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姓右師

習魯詩論語王莽末

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
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
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

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禮記曰禮記來學不聞往

敬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八

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

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

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

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

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

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人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
 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
 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
 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
 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
 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
 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
 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伏熹字叔齊瑯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
 字雅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
 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
 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
 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
 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
 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
 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
 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

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瑯邪引遇如三公儀
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
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

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少習齊詩

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
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都功曹
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
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鬼靈不慙如其無知得
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
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
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
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
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
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幹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
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

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
死弟子健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
名

杜撫字叔和健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
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
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
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
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大尉府建初中為
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

杜君注云○劉歆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
下當有脫字蓋合二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

府召信臣為潁陽
太守號曰召父父建武中為卷令卷縣屬梁陽郡
卷音五圓反

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

里號之曰德行恂恂恂云不拘小節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

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

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

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

勲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

仁經中博士

上音時掌及下同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

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

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

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

忠愈善之拜什邡令

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

寬惠為政勸課掾

吏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

右署上司

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

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

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

郵曄耻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

資中縣名今資州資

陽請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宋

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

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

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傅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

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

傳鄭玄作毛詩箋

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

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

高堂生名隆

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

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

慶普

德字近君聖字大君普字孝公

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

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

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事
在襄傳

董鈞字文伯健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

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

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

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

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議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秩元

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

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
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

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與鄭眾傳周
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
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

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

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
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

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

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

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充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

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

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

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

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豐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

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

事必訪焉卒於官

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

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禮

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已

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

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音廖

力弔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

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

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

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

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

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劊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為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稱。

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因病齋。官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屋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

儒林傳

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與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

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

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然酒議欲殺羊分內又欲殺鉤宇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

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

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

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聞其

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丞

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

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大中太

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者

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幾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會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豎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構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自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

遭逢也

劉攽曰案前後叙說無

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此兩字也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幽州辛平縣

少習公羊春秋

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
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
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
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
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
也音之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
舌反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
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
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

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育坐為所舉
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

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

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

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

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

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

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

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

公羊墨守 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

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

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

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

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林之所駁

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

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 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 博學多

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

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

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

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

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

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魏畧

日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福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放日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為是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

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乃謹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

尚父鷹揚方叔翰飛

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鳩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鳩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

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縶弓卧鼓之欠

毛詩日載

縶弓矢縶所以盛弓言今太平縶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

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兼史魚

商偃之文學

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

博通羣藝周覽古

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

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僂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

隼集

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歿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

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

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熊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

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極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

晉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

叔仲惠伯會郟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

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杜注去亥字二畫亦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也非夫洽聞

者莫識其端也儻不疑定北闕之前

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其敢發言京兆尹儻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共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

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不即歿今來自詰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夏

候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

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干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

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

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

後漢書

儒林傳

十六

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

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反朝

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

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

傳說豈不煩哉

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

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志

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

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臣愚以

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

劉向孫卿

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戎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

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

丁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

申君使人聘孫卿

乃還復為蘭陵令

前書臣衡為平原文學長

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

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尊儒貴學惜

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韞歆上

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尚書

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

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

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

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于家浚音侯初慎以五

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

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

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

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

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

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縱掖

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釁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

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

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合羸擔負也其者名高義

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

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

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

而繡其鞶。鞶，賜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鞶。說文曰：鞶，覆衣巾也。音

盤。鞶，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

或從。無二專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詭譎之學。

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詭，說也。音奴。交互。且觀成名高第，終能

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

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

之路，自桓靈之間，若道稅僻。此教不成也。以朝綱日

陵，國隙屢啓。陵，陵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

疆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謂國忠勸皇甫嵩令推於豪

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人誦

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言政化之壞而朝夕不便

逆順之執。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

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

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

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暨乎剝撓自極

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也。人神數盡。易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極終也。言然後

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

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

至。熹，十四年以壽終。儒林傳

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尋也言由有故先師垂

典文。身履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

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

者分門各自承塗分流別。專門竝興。精疎殊會。通閱

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

久莫知是非若干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卷之一百九下

終

後漢書卷之一百十上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

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用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

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

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

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

為重知

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

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

畧其梗概

梗概猶粗略也

不敢具陳管般庚去奢行儉於亳

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追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

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

成周之隆乃即中洛

周成王就上中都洛陽也

遭時

制都不常厥邑

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

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

阨務處平易

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

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若罔矣使我

恃德不恃險也

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

謂秦也

或富貴思歸不

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曰富貴不歸

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

即日車駕策四一李

前書戊卒婁敬說高祖都關中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或知而不從久都堦塢

謂

武久都洛陽也堦塢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堦塢音古交反塢音古角反

臣不

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

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

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岳

光武

紀曰甲寅西巡狩

推天時順斗極

揚雄長揚賦曰順斗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

建及斗極北星運轉而行也

排閭闔入函谷

閭闔天門也函谷關在今洛州新安縣

也觀院於崎電圖險於隴蜀圖猶規度也其三月丁酉行

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

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乎以思

諸夏之隆喟歎聲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航涇流爾雅

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而濟也航舟度也音

胡郎反方言關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

今流俗不解遂與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

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於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

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禮邠郊甘泉祭天所也

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官

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六王邸高車廐於長安脩理東

都門長安外城門東面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

霸漭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官南也規龍管撫

未央觀平樂觀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

木觀觀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官名是時山東翕然

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鄙置關所以拒外山

東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培井喻小

也莊子曰培井之蛙潢汙潢水也吞舟大魚

也賈誼曰彼尋常之潢潢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

之滄滄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揚雄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濕滄滄滄小貌也滄

後漢書

音天鼎反潛 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處以示姦萌老子

音鳥迥反 曰國之利器 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

不可以示人 崇高 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盛也 曉喻 曰昔在強秦浚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

行卒以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

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前

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亦帝于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于將劍

名也高祖曰吾提 踏滄海跨崑崙揚雄長楊賦三橫巨海乘崑崙且言

踏躑喻 奮慧光埽項軍慧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埽遂濟人難

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策初

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

守 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

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

過於耳曼美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

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

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

愛美誓 文苑傳 四

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

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涅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陸

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校平城之讐校報也

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

七日故報之也遂命驃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音

大將軍霍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注去病舅也

楊賦口疾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如犇星

卷漠北叩勒祁連漢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橫分厚

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芻帳芻毛布也繫閼氏單于妻

踏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骨頰

也釘鹿蠡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馳阬岸獲昆彌昆彌西域

也虜傲低方言依養馬人也字書依音真字書無傲讀如此不知所出今

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駛

驥駿馬也馱音次驥音蹄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

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城屬國一郡領方

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楊雄

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插驅氏夔寥狼邛

插擊也寥狼猶擊擾也東擗烏桓蹂躪濊貊字書

氏夔邛在並西南夷號南羈鈎町水劔強越羈

摩字方言云摩滅也蹂踐也南羈鈎町水劔強越羈

鞞鞞也音吝濊貊東夷號也

受漢書

文苑傳

五

也鉤町西南夷也木劍謂戈船將
車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
殘夷文身海波沫

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武帝元

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

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

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

郡都郎暉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

兼有黃支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尉東南

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

雕題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摧天督即天

也王逸注楚詞曰雕畫也題額也率象犀椎蚌蛤碎璫璃甲瑇瑁玳瑁鱗郭義恭廣

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玳瑁也玳瑁於是同

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共川鼻飲之國前書

之口駱越之俗父子同衣裘褐非狄也莫不祖跣稽顙失氣虜伏稽

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賦曰虎豹豺狝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

賦曰虎豹豺狝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

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士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

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

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修極於成
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
二百年此言三百者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
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成

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
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

幽大王居鄠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

場也衍廣也秦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沃野

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

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濱近也前書不方朔曰漢

海之襍柘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說文

澱滓也顧野王曰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薛詩

水中泥阜也日遂厥上之膏故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鄠鎬之

也間號為上膏其價故

一金一田田相如鑄鑊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

音甫哀反埤蒼云鑄鑊也謂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

以鑄鑊去林木之株葉也燒所伐林株引水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

取之而布種也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

而戒之曰汝必死於嶠之巖關函守曉山東道窮函

嶠之下欽巖謂嶠也欽音吟置列沂隴靡偃西戎靡

谷關也曉謂曉山之關也在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

藍田南故武關之西曉音堯河之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

滄海西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

聲教注云朔北

也。方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帶，衣服之要

故以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匈奴乘一隅下礪石，音力對反。

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地，蟠笠笠居羊腸道，魚筍門一人守險

千人弗敢過也。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

疾也。悍勇也。所據險要，故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袒。

鄭伯肉袒率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有十二，是為瞻腴。

口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燕、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瞻腴。今流俗止地之良沃者為墾

者也。○劉敞曰：注案文正當作以，又衍一者字。用霸則兼并，先據則

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行武則士要。修文則

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奮勵而要功也。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難誅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

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于新時，漢之衰，偷恐淵囿篡器

慢違。偷，忍猶盜竊也。淵囿，謂秦中也。徒以執使，莫能卒危。

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篡位十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

能引維。畀，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也。慢藏招寇，復致赤眉。

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

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鬪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

受命者為誰也。于皆聖帝，赫然申虜，荷天人之符，兼

後漢書 文苑傳 八

不世之姿

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強華自關中持赤符也前書曰王吉上疏曰欲比之主不代

出言有時間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

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

立號高邑舉旗四麾

也

首策之臣運籌出奇

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

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

虓怒之旅如虎如

虓詩闕如虓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誓衆曰如虎如羆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

獸形也虓音呼交反

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刺蛇莫之

方斯

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玄注

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刺割也音之免反謂高祖斬蛇也

大呼山東響動流沙

龍淵首鏃鉞

龍淵劍解見韓毅傳說文鏃鉞大鏃音莫邪首謂建之於首也吳越春秋有

莫邪劍義與此不同也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

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爲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

司兵兵弩象也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

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復乎

大漢

爾雅曰疊疊勉也易曰成天下之亹亹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

而主上方以邊垂爲憂忿葭萌之不柔

楊子雲長

楊賦曰遐萌爲之不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于雲其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葭也時蜀郡守將史歆

及交趾徵側反盧芳入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

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

也遺猶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若夫文身鼻飲緩耳

之主推結左衽鑲錫之君結音髻前書尉佗推結箕

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鑲音梁呂反由

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鑲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

詳形制錫音牛于反埤蒼曰錫錫也案今夷狄

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狄之君長也東南

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

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

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遠救於已亡不

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

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

日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

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

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徂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

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

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

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

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

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

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後漢書

文苑傳

十

廣太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故存不忘亡安

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以

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怠乎西都何必去洛邑

之滄滄與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

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

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軍慶忌之父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

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

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

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

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

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頌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

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州

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

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

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

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
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
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
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
孝廉、蚤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

習章句、因作廸志詩曰、咨爾庶士、迫時斯勗、迫及也、勗勉也

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邁、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

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

弱冠靡所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

祖、顯于殷國、謂傳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

取平也、謂伊尹也、而祖命傳說曰、爾尚明保、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

武丁與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

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與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傳說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

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載載重也保膺淑懿、繼修其道、繼

也、漢之中葉、俊又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緒、中葉謂宣帝中

與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傳說之事、光大此勲功、而用其緒、亂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

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

文苑傳 十二

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

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誰能昭闇。啟

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

率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忒。詩云與于契濶契濶謂辛

苦也懈怠也。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

也忒差也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衆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衆法。若不勤

勵。則不能昭明其道。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乃其罔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

作而居息。閑暇可能。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

成者言必須勤之也。

疾害也。言為事不專。則多害其力也。如彼遵循。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則不知

所終。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

亂也。志不專一。徒煩勞於我心。兼聽衆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

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言其速也少有

閑暇之日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

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

言朝夕。黽勉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

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

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

後漢書 文苑傳 十三

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

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

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

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

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

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蚤卒著

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

殆不免喪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

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

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

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

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

時千乘王冠千乘貞王伉章帝子帝會中山邸乃詔

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

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

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

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

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

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况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

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

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

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

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

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

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日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

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

以卑臣香樓蟻小志誠瞋日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

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

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

愛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

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

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

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

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

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

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伐冰解見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

身先之

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

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

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

坐事奪爵殺少以文辭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

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美

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

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

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

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

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

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

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禱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

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二輔決錄注曰衆與鄉里蘇孺文實伯向馬季長並

遊宦唯衆不遇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以壽終于家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

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

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

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

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

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

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

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

語曰作奏雖工宜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

去葛龔事見笑林

中舉孝廉為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

州縣也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

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

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

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

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霧光殿賦後蔡邕亦

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

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

于真學算到魯賦霧光殿歸度湘水溺歿文考

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

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

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

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

煌煌咎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

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讓

恭敬盡婦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

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癰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

太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反其有身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

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如旦夕勤勞以盡婦道文王

理外文母理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

後漢書

心乃爾

文苑傳

十八

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戶咸無嫉妬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

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辜於永巷使其傳母

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齊桓好樂

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皆輔主以禮扶君

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

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頽虧貫魚

不叙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官人寵謂王者之御官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

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

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

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為一夕夫

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

夕故曰十五夕一徧也麗姬麗姬

也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

也雖代雄鳴則家盡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

婦奪夫政則國凶也並后匹嫡左傳曰

也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聞舊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

周桓公曰並后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

匹嫡亂之本也荷爵負乘采食各都易

舒弑靈公楚伐荷爵負乘采食各都易

陳滅之見左傳荷爵負乘采食各都易

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寵荷爵負乘采食各都易

其后親而以番為司徒之官荷爵負乘采食各都易

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矣毛詩曰皇父孔聖作

都于向皇父幽王后之親黨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向邑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憚

憚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為司徒及皇暴辛惑婦拒

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拒

後漢書 文苑傳 十九

諫自孤

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

紂不從自孤

謂紂獨夫也

字書蝮音福即蝮

謂紂獨夫也

蝮蛇其心縱毒不辜

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

初剔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

實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

後為人螭

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此紂之惡也

非但眦色

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

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笑後

號哭也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

末嬉桀妃有施氏女

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祭嘗置未嬉於靡上

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

褒姒斃周

周幽王嬖褒姒為犬戎所殺也

妲己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

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何愛弛主父憐

章非面臣諛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

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

兌自園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

圍主父宮章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

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官人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

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鷺而食之三月餘成沙丘宮

見史

戚姬人豕呂宗以敗

解見皇

陳后作巫卒歿於

外

考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

霍欲為子身乃懼廢

考宣帝霍皇后

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

被廢

文苑傳

微無恬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

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

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威。

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讀

日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

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管仲

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放日劉

案吏當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

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

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史記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駘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畏高高。遂作亂也。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

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

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

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

懷忍忍。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亾矣。琦得脫走

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容七言凡

十五篇。

文苑傳

二十一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

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

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卧也

弟子

私譎之曰邊舍先腹便便

便音蒲堅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

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

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

譎出何典記譎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相帝時

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

守人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

十五篇

後漢書卷之一百一十五

終

